

中高本职业教育贯通衔接的成效、问题及实践策略

周本红,姜乐军

[摘要] 有效推进中高本不同层次职业教育的贯通衔接是构建现代职教体系的关键。经过多年的“贯通衔接”实践,中高本职业教育贯通衔接的顶层设计已基本形成,实践探索也在向纵深开展,积累了不少宝贵的实践经验。但是在具体实践中依然存在着关系协调通畅不够、内涵衔接缝隙较多、教学质量差强人意和社会认可依然偏低等突出问题。破解“贯通衔接”实践难,实现中高本职业教育高质量贯通衔接须对标对表疏“堵点”,强化政府主导下的协调机制;对点对卯连“断点”,健全上下一体化管理的运行机制;上下同行“聚焦点”,优化提升教学质量的激励机制;跨界合作“攻难点”,全力推进“类型化”发展的办学机制。

[关键词] 中高本职业教育;贯通衔接;实践;策略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课题一般项目“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话语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D/2021/03/92,主持人:周本红);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江苏省中高职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23SJJZDSZ013,主持人:周本红);2023年度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科研重大项目“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纵向贯通实践机制研究”(项目编号JR2301,主持人:周本红)

[作者简介] 周本红,硕士,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通讯作者)姜乐军,硕士,南通职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290(2024)0015-0047-05

实现中高本不同层次职业教育的贯通衔接是构建现代职教体系的应有之义。其核心是在教育体系中实现各级职业教育的无缝对接,确保学生能够在不同的教育阶段中获得连续、系统的教育和培训,从而提高整体的职业教育质量和满足社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当前,推进中高本职业教育贯通衔接不仅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思想体系、话语体系、政策体系 and 实践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实践行动。为此,系统梳理中高本职业教育贯通衔接的基本成效,发现并破解其遭遇的现实难题无疑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中高本职业教育贯通衔接的基本成效

从历史维度看,中高本职业教育纵向贯通

可回溯到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经过世纪之交的高职连年扩招,再到2019年以来的职业本科试点规模逐步扩大,积累了大量贯通衔接的宝贵经验。

(一)顶层设计基本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职教法》)明确指出“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1]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法律地位的确立,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进一步明确了职业教育的性质、地位、目标和任务,为中高本职业教育贯通衔接的顶层设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推动中高本职业教育贯通衔接

的深入实施,我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2010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加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推进中高职教育贯通”^[2],这是我国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中高职教育贯通的目标。其后,无论是《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关于深化职业教育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关于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合发展的意见》《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等关于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规定性方向性文件,还是《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关于实施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的通知》《关于开展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通知》等关于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具体项目化实施文件,都将推进中高职教育贯通衔接作为重要任务之一,从职业教育体系、课程体系建设、师资队伍建设、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等多个方面予以推进。总之,通过《职教法》的颁布实施及其前后一系列政策措施的陆续出台,我国中高本职业教育贯通衔接的顶层设计基本形成。

(二)实践探索渐次推动

在国家政策和相关理论研究的强力推动下,中高本职业教育贯通衔接在实践层面也逐步开展,呈现出由外延向内涵、由宏观向微观的特点。在学制层面,五年一贯制、中高“3+3”、中本“3+4”、高本“3+2”和高本“4+0”等多种模式的贯通衔接如火如荼、成效显著。在课程内容层面,广东省、浙江省、山东省和上海市等部分发达地区率先启动了以课程教学为核心的内涵式衔接改革^[3]。在对2022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梳理发现,以“中高本”贯通衔接为主题的七个申报项目实现了获奖等级的全覆盖。内容涵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课程体系改革、教学资源共亨、评价体系优化等中高本职业教育贯通衔接的多个方面。其中,“五年贯通‘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的江苏实践”和“中高本‘三

阶递进,四维融通’课程体系山东范式的创新与实践”分获特等奖和一等奖。通过实践探索,不仅使职业教育质量和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也为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就业创业和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产生正向引导和激励作用,客观上有利于我国推动和形成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体、高等职业教育为骨干、本科职业教育为引领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二、中高本职业教育贯通衔接的主要问题

当前,职业教育中高本衔接还面临哪些问题?笔者在对以“中高本”贯通衔接为主题的2022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进行系统梳理后发现,大家诟病较多的主要集中在关系协调通畅不够、内涵衔接缝隙较多、教学质量差强人意、社会认可依然偏低四个方面。

(一)关系协调通畅不够

中高本职业院校都是独立的办学主体,分属于相对独立的管理系统,其“贯通衔接”实践涉及政府部门之间、职业教育与产业之间、普教与职教之间、职教上下层次校际之间和职业学校与企业之间等多方核心利益相关者,各方利益诉求存在差异,关系协调、平衡难。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现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发布的《职业教育专题评估报告有关情况介绍》显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顶层设计基本完成,实现了不同层次职业教育的相互衔接,但职业教育管理体制运转不畅、条块分割、多头管理、职能交叉等问题依然存在。尽管广东、北京、上海等不少地方已经陆续开展中高本职业教育贯通衔接的专业试点,但究竟由一个怎样的组织机构或组织体系来推进衔接工作的顺利进行,却莫衷一是。在“贯通衔接”实践过程中,中高本职业院校大多基于自身本位的思想和视角权衡利益得失,固守自身领域而裹足不前,使得彼此间应然存在的内在耦合逻辑丧失,破坏了彼此间关系的整体性,变得支离破碎、错综复杂,加大了关系协调难度和机会成本。

(二)内涵衔接缝隙较多

中高职衔接涉及专业、课程等各个方面,处

理不当就会陷入问题的泥沼。研究表明,当前中高职衔接项目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高本专业目录覆盖面宽窄差距较大,学生通过不同层次学校联合培养项目升学,几乎都会遭遇专业调整带来的考试和学习障碍,同时也给上层学校教学与管理带来诸多困难;二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笼统泛化、培养规格边界模糊、上下层次培养方案不对卯;三是课程结构体系和内容体系上下层次衔接松散,难以支撑人才培养规格目标;四是技能实践课上下层次重复、断档、“倒挂”并存,甚至有中高职对接学校的专业实习企业及其岗位技能要求基本相同。为克服上述问题,教育部在一体化设计专业目录、一体化完善课程标准以及一体化推进课程教材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显著进展,但由于中高本贯通衔接的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还没有统筹制订出来,客观上制约衔接效果。

(三)教学质量差强人意

当前“缺少独立完善的高职招生模式”“统一高考仍然占据了较大比重”“各类招考方式之间缺少关联性”,被认为是当下中职升学制度改革最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业界普遍认为:综合素质评价成绩科学性不足、高考成绩占比过大、高等职业教育选拔性考试成绩占比较低、缺少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缺少大赛证书或技能证书等成果转换机制是一些共性问题^[4]。加之高职院校之间的“内卷式”招生竞争,进一步恶化了生源质量,导致“转段”后许多学生文化基础知识与上一层次教学所需严重脱节,严重挫伤了学生学习积极性,进而对学风产生负面影响,导致“衔接”班学生不愿学、老师不愿教的现象较为普遍。鉴于此,近年来一些不愁生源的职业院校萌生压缩“衔接”招生规模甚至停招的念头,也有研究者主张适度调整普职比^[5]。

(四)社会认可依然偏低

2021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召开前夕,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专题调查显示,受访家长66.7%表示能够接受孩子进入职业教育,62.5%直言社会对职教存在偏见,34.4%担心毕业后找

不到体面的工作,53.4%担心毕业后收入待遇较差,38.1%觉得未来发展晋升难度大。值得注意的是,“接受”不等于认可。“能够接受”大概率是“保持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大体相当”的招生制度所产生的效应。因此,职业本科“破壁出圈”后,一些学生及其家长依然对职业教育教学质量和就业前景存疑,有的普高生宁可复读甚至放弃升学,也不愿报有“职业”二字的本科院校。尽管近年来,一些优秀职业院校社会认可度大幅提高,但不可否认对更大部分的普通职业院校有效提升社会认可度依然任重道远。职业院校与独立学院合并转设为职业技术大学的升格之路,由于遭受家长及学生们的强烈反对而被迫叫停就是最好的例证之一。

三、推进中高本职业教育贯通衔接的实践策略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改革正处于深水区,发展中的内外部矛盾和纷繁复杂的问题干扰着改革进程。调整普职比、中职改普高、高职压缩甚至停招“衔接班”等因噎废食的做法显然不可取,关键在于以社会建构观为引领,完善中高本职业教育内涵高质量有机衔接的实践机制。

(一)对标对表疏“堵点”,着力强化政府主导下的协调机制

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是我国职业教育办学的基本格局。充分调动各级政府的积极性,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抓推动、抓落实、抓问效是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也明确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6]。为此,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工作部门联席会议作用,成立国家职业教育督导评价领导小组,并将中高本贯通衔接情况纳入省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考核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要成立省级层面的中高本职业教育贯通衔接指导委员会或工作小组,统筹指导本省的中高本贯通衔接工作,小组成员应包括教育行政部门、中职、高职、本科院校、行业、企业等相关人

员,具体指导贯通衔接工作,统筹协调解决衔接过程中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应立足协调主导地位,演好公共政策供给侧主角色,强化中高本职业教育利益相关方的黏合剂功能,推动构建各方的协同架构,整合放大整体功能效应;做实、做细、做准辖区内职业学校与其办学层次相对应的办学能力和“衔接”水平评估及信息反馈,加强对评估结果的应用,将其作为各类“评优”和重大项目安排的重要参考,以评促改,推进中高本高质量协调发展。

(二)对点对卯连“断点”,不断健全一体化管理的运行机制

中高本职业教育贯通衔接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行业、学校、企业等利益相关方协同发力、同向同行。其运行机制的重点是加强贯通衔接的组织机构建设。

一是成立中高本职业教育办学联盟。以“专业设置相近、办学特色相似、区域位置相邻”为原则,以若干所中职学校、高职院校和职业本科院校为主干,在理事会基本架构下,组建起中职、高职、本科和政府、行业、企业、第三方评价机构协同参与的多元共治组织。无论是学校还是学校所设专业均可按照“1+N”(1所学校、N所其他类别学校)模式向上或向下延伸衔接。例如,联盟内每所中职学校均可按照“1+N”模式向上延伸,与多所高职院校开展衔接。联盟内每所高职院校也可以按照“N+1+X”(N所中职学校、1所高职院校、X所职业本科院校)模式分别与多所中职学校和职业本科院校贯通衔接发挥中枢纽带作用。

二是做好以专业、培养规格目标和方案、课程体系 and 教学标准、教材等为基础和重点的内涵衔接。在专业衔接上,教育部要尽快制订衔接贯通、全面覆盖的中职、高职专科、高职本科专业设置管理办法,发布与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配套的专业简介、教学标准、公共基础课程标准、实训教学条件建设标准和岗位实习标准等,引导职业院校按照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需求,系统优化课程建设,推进中高本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学校应根据办学定位和条件,本着“优先发展

新兴专业、加快发展紧缺专业、改造升级传统专业”的原则,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合理设置和动态调整专业,努力打造特色专业,同时加强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协调,引导学校错位发展,避免专业设置中“英雄所见略同”式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在培养规格目标和方案上,要成立由高职院校牵头,中职、职业本科及相关行业企业共同参与的中高本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研制小组。在企业岗位专家完成不同层级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所面向的工作岗位区分基础上,完成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中职阶段应是强基础,重点开设实践操作类课程;高职阶段应是偏实践,重点开设技术技能应用类课程;本科阶段应是重创新,重点开设技术技能应用及研究类课程。在课程体系和教学标准上,以“能力本位、实践导向、岗位统整”为原则,构建“通识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融通课+专业拓展课+职场过渡课”的五层课程体系。在建立健全国家专业和课程标准的同时,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主导,以国家标准为“底线”,分层、分专业制订符合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和学校办学水平的地方标准,鼓励优质学校制订高于国家和地方标准的学校标准,加速推进岗位标准向专业标准转化、专业标准向能力标准转化、能力标准向课程标准转化。在教材建设上,应以教育部《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为遵循,完善“国家—地方—院校”教材管理机制,在加大国家和省级精品教材建设和推广力度的同时,严格教材规划、编写、审核、出版发行、使用选用、服务保障和评价监督等环节,纠正教材出版发行过度“市场化”和选用“自由化”倾向,斩断出版社倒书号坐地挣钱、书商觅“枪手”谋取暴利、署名者卖教材的灰色利益链,避免“劣币驱逐良币”。除涉及意识形态属性较强和涉及国家主权、安全、民族、宗教等内容的教材由国家统一编写、统一审核、统一使用外,其他文化和专业大类核心课程教材,也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统一编写、统一审核、统一使用,为“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职教高考制度改革创造条件。

(三)上下同行聚“焦点”,优化提升教学质量的激励机制

中高职教育高质量衔接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真问题”。多年来,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效果并不明显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没有真正调动广大教师教学改革的积极性和学生努力学习的积极性。

学校是教学质量建设的主体,师生是推动质量提升的强大动力。中高本高质量“衔接”须优化激励机制,充分发挥教和学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学校应突出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由重点关注学校投入向更多关注教师投入、学生投入转变,完善密切上下层次学校教师互联互动的协调机制,创新“师德为先、教学为要、科研为基、发展为本”和因材施教能力的教师评价激励机制,以培养“金师”、培育“金专”“金课”带动“三教”改革落地,以“活力课堂”激发学生自我发展动机与潜能,让学生学有所乐、学有所获、学有所用。为激发教师创新活力、推动教学质量提升,江苏省部分高职院校进行了积极探索,从制度设计、评价方法、结果应用等方面开展了教师评价改革,取得了很好的实践效果。其中,在制度设计上,创新职务职称晋升“直通车”制度,对于在学校重大指标性、内涵性建设任务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职称评审可不受年限、论文、项目等成果数量限制,职务晋升不受学历、资历等相关条件限制;在评价方法上,全面考核申报人在师德师风、教育教学、科研成果、社会服务、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的成果和业绩;在学科组评议和专家评审环节,加大对学校和社会贡献度的赋分权重;在结果应用上,加大重大贡献奖励力度,对在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教职工给予重奖,对于支撑学校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项目和创新工作实行专项奖励。通过上述举措,广大教师自觉弘扬教育家精神,牢固树立“躬耕职教、强国有我”的理想抱负,争做新时代“四有”好老师在学校蔚然成风。

(四)跨界合作攻“难点”,全力推进“类型化”发展的办学机制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职业教

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随后出台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文件,都聚焦“提高质量、提升形象”两大任务。“形象”决定“地位”,“质量”决定“形象”。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抓手,扎实推进以增强“适应性”为导向的类型化办学机制改革,是中高职高质量衔接的基石,也是改变社会对职业教育刻板印象、增强职业教育社会吸引力的不二法门。

技术技能人才具有成才的实践性、类别的多样性、层次的相对性、技能的属人性和标准的动态性等特点,其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与教育学历高低并没有严格的线性关系,但与实践经验的积累正相关。“高职院校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教师缺乏企业工作经历、教学内容脱离企业实际需要、学生缺少实操锻炼机会、校企合作紧密程度不高等”^[1]。因此,职业教育必须革新办学模式,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然而,基于不同利益诉求和行为逻辑,在合作育人这一社会公共问题上,校企之间很难自然形成有效合作。中高本贯通衔接既“有界”又“跨界”。“有界”是指三层次职业教育都应有的“类型”特征,“跨界”即跨校际、跨校企合作。在传统办学机制惯性力量依然强大的今天,跨层次、跨校际“合作”不易,跨产教“融合”更难。“有为”方“有位”。只要保持“类型化”发展的战略定律,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攻坚克难,相信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成为社会共识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EB/OL].(2022-04-21)[2023-12-20].https://www.gov.cn/xinwen/2022-04/21/content_5686375.htm.
- [2]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0-07-29)[2023-12-20].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1008/t20100802_93704.html.
- [3]陈沛西.省域推进中高职一体化课程改革的实践样态及其逻辑——以浙江省为例[J].职业技术教育,2023(14):20-28.

(下转第95页)

Exploration and Experience of The Selection System for Undergraduate-level Vocational Universities in Japan

Tian Shanjun, Jiang Xinyu

[Abstract] Japan's current selection system for undergraduate-level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ults from long-ter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From 1976, when two technical science universities with a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focus began recruiting students, to the admission system and recommendation system since the 1990s, then the Higher Education Bureau's proposal in 2011 to addres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igh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and finally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four-year undergraduate specialized vocational colleges in 2017. It ultimately establish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selection system for undergraduate vocational education through various methods such as general selection, school recommendation, comprehensive selection, and social selection.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relevant exploratory experiences from Japan's reform of the selection system for undergraduate-level vocational education, it is beneficial to absorb and learn from successful recruitment experiences and nurturing models from other countries. This will help develop and improve our country's enrollment system for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institutions, thereby promoting high-quality construction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s.

[Keywords] undergraduate-level vocational education; admission selection system;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上接第51页)

[4]张红,徐梦佳,姚华儿.谁在期待职教高考?——中高职一体化视角下基于不同利益主体的分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31):20-27.

[5]王文彬,易雪玲.高职衔接培养人才的效果与问题研究——来自中山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证调研[J].职教论坛,2017(21):15-22.

[6]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EB/OL].(2021-10-12)[2023-12-02].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110/t20211012_571737.html?eqid=d8cdce8b0011b70b000000026434fcad.

[7]方晓红.技术技能人才质量评价的校企差异与调适机制[J].职业技术教育,2021(5):55-59.

Effectiveness, Problems,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of the Seamless Connection Between Secondary, College, and Undergraduate-level Vocational Education

Zhou Benhong

[Abstract] Establishing a strong connection between secondary, college, and undergraduate level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crucial to building a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fter years of practice, a top-level design for this connection has been developed,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is deepening, accumulating valuable experienc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prominent issues in specific practices such as insufficient relationship coordination, multiple gaps in content integration, unsatisfactory teaching quality, and low social identity. Overcoming these difficulties and achieving a high-quality seamless connection between secondary, college, and undergraduate level vocational education requires targeted improvement in key areas, intensifying government-led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point-to-point to fix the breakpoints, strengthening integration management operational mechanisms; getting together and focus, optimizing incentive mechanisms to enhance teaching quality; promoting 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 and advancing school management mechanisms of typological development.

[Keywords] secondary, college, and undergraduate level vocational education; seamless connection; practice; strategies